



尚書欄外書

六五



尚書欄外書五

周書

鄒季友曰、周本太王所居地名、在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

泰誓上



注闕外按伏節今文二十九篇、泰誓在其中、毛奇齡於冤詞辯之、伏生大傳董仲舒策並引泰誓可證也、至張霸雖作百兩篇、時已斥其偽不得行於也、則張書之泰誓、非伏書之泰誓、要之今文典孔書不同他

處蓋亦此類也、蔡氏攷證不得其寧、宜就寔詞得其詳悉矣。

注圈外吳氏節朱子不疑古文、愚嘗辨之、蔡氏承帥命作傳、而引吳棫致疑於此篇、以滋學者之惑、大無謂、刪之可、

惟十止孟津蔡氏以十三年為武王即位之三十三年是也、其以春為孟春建寅之月、則雖得其實、仍是不改月數之說也、愚於伊訓畧辯之、今更考之、商正固沿夏、唐虞已未同一也、蓋至成王時、周公始議以

建子為正朔歟、武王一代至於成王金縢書時、亦猶沿古制而創改之東、必在周公誕保受民七年之間矣、何也、殷頑民狃故習不变、既徙之東郊、以密迩王室、猶未變則欲一新其耳目以易民俗、於是有所改正朔等事、遂以終周代遵用之也、臆說如此、未知其果當否、

注允為無藝、法制也、彙纂作義、

王曰止聽誓我是親之、詞友邦冢君、極其寧也、武王當時尚是諸侯、同時國君則皆其友也、故以此称之、

注以支邦為親、以冢君為尊非也。御事、叔牧誓指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卿、庶士指千夫百夫長之類。由時行曰、友邦冢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

惟天正父母陳櫟曰、萬物莫不受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称父坤称母、此天地所以为萬物一大父母也。

亶字只是真字、真聰明便是聖人。堯舜湯武皆是、若必說誠實無妄出於天性、則唯有生知之堯舜而已。湯武又之似不能作元后、亶字注恐過重者。

能不失天心者為聖人、聖人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然已有形體、則量有所局處、而不能如天地覆幬之大、唯能裁成輔相、使人名得其所、故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下民馬融讀受為紂、吳棫曰、受、紂古通用、顧炎武日受紂之名、紂受之号、愚謂桀紂並是謚號耳。蔡繹降災下民為虐民之義、愚案降災字篇中皆為天降之詞、湯誥降災于夏、伊訓皇天降災、微子大憲降災是也、下民亦有兼指君民者、湯誥降衷

于下民、高宗彫日天監下民、微子降監殷民是也。此節蓋日商王不敬皇天付托之命、於是皇天震怒降災於下民、天变地效、水旱饑荒、無所不有也。不敬上天雖句斷、意則緊、典下文相接、注欠精。
沈湎止未集寵其父以及其子故曰世、注子弟恐賚弟字侈服、侈字無釋、孔傳謂服飾過制、恐與彼池不倫、甲時行訓為事、語勢較順、甫釋為嚴、甫似優、集字如詩大明所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之集、詩以天意言、此以人事言、

肆予止其侮孔傳父業未就之故、我典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以猶與也、孔傳於文義為優、但其曰十一年自孟津還時、則為小序所註誤耳、侮是人侮、然自侮固亦在其中、

天祐止厥志討有罪赦無罪、皆恭行天意、莫能外於寵綏四方之志也、越字只是外字、此節典孟子所列語意睽異、各因文為說可也、但以此却見卷誓之非剽竊經傳所引耳、

同力止德指平素義謂一時此二句盖出於武王所一心自得後之兵家可以為法言矣蔡氏乃謂武王引古兵志則繆矣且武王以前恐無兵志如凡后握奇六韜三略槩屬偽贊

董夢程曰行道有傳於身身當作心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斂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

案孔穎達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此釋極簡切文公蓋亦本於此

陳櫟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章昭注楚語云十万曰億古數也泰改制始以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主十万為億之說百萬曰億未見所本

商罪貫盈

穎孔穎達曰糾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

貫之其惡貫已滿矣

王樵曰宣六年左傳晉侯將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如盈其貫可以証此

惟戊止而誓

陳師凱曰、一月武成傳是建寅月、所以知戊

午為二十八日者、以武成去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為初二日、則此月朔辛卯數至戊午可知、群后蓋後至者也、故別誓之注、徇循也、訓沿孔傳正義曰、說文徇疾也、徇行也、徇是疾行之意、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愚案徇古通用、釋文引字詁、徇巡也、或釆為拊循謬矣、

我聞止彰聞錢時曰吉人為善句此古語也故曰我聞大抵常人之為善惡、與吉人凶人大不同、吉人者純

於為善之名、凶人者純於不善之名也、庸常之徒豈全無好善者、徃々一出一入、泛々悠々暫作遽輟、未必有力、惟善人則念々皆善、日進無強、惟恐不逮、故日見其不足、一念之差無非惡習、然在常人亦或知所畏忌、惟凶人則念々皆惡、故亦日見其不定、一肆享正是効力行之效、

孔傳曰、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

惟字當省如雖字較々、犂老、注謂犂黧通、黑而黃也、未審其指髮乎指面乎、孔傳曰、鯀背之者稱犂

老、正義引孫炎曰、苟面凍、黎色、似浮垢也、孔穎達謂老人背皮似鶴、面色似黎、板此則犁典梨通楷面、胥權謂挾特權威、腋下為胥、持本有挾字之義、或謂胥音挾古通用、

惟受止必克 錢時曰、四箇謂字、是舉紂平時無忌憚之言、雖是四節、而其病根却只在謂已有天命上。

袁仁曰、其者不敢決之詞、以夢悵卜、在先而夢重、蓋天佑至公、龜筮告吉、卜固休羨而聖人志在救民、精神孚格、以後之夢、合於前之卜、而休祥重

疊鳥、戎字注以伐字替之、雖伐必用戎、而兵凶戰危、曰戎便、有危懼之意、於危懼中而知其必克、是其寓意深奧、

元良只是善人、不必為微子、諫輔亦不獨指比干而已、厥鑑二句、典大雅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同意注似為武王鑑視、恐舛以予之以猶使、朕夢朕卜、未知其先後、卜為休、夢為祥、鑿于休祥、謂夢卜重襲、林之奇釋休祥為禎祥、大孽之類、引國語單襄公曰以三襲也為證、以文意攷之似不然、當以

孔榮曰解為是

受有止仁人夷訓平、周訓至、古訓也。然融堂則夷訓傷、謂紂作威殺戮、盡痛四海、億兆皆傷夷之人、亦可備一說。愚案周親直訓周家親族亦似捷。本文以受有二句、典予有二句對、雖有二句、則專就周家言、雖有骨肉之親可恃、而其才德不如仁人之尤可恃也。仁人即指亂臣。劉應秋謂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非有二也。於論語亦當如是看。

亂臣十人、其名不可臆指、但據論語有婦人烏九人而已、則唯知其一為婦人耳、或謂文母、或謂邑姜、然子不可以臣母、夫不可以臣妻、况復大誥周公述成王之言曰、夷邦由哲亦惟十人、則自成王言邑姜即母也、自周公言則已亦在十乱中、則難自言之、畢之不妄指其名可也、

校勘記曰、予有乱臣十人、唐石經臣字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典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十有八年、武王有乱十人、昭公二

十有四年余有乱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泰誓左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旁增臣子襄公二十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此說可以

大視止必往陳櫟曰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耳不必訓為責

錢時曰上文說戎商必克此又說今朕必往兩箇

必字斬截畧無疑辭雖厲衆心然非武王明
断不如是也

我武止有光錢時曰湯伐桀有慙德焉今畧無口寧之嫌
又以為有光于湯何也意弔民伐罪古所未有而
湯創行之湯之所以慙者誠懼亂臣賊子為暴為
逆而以我藉口也若夫武王之心是乃湯之心湯
之所創行者至武王而死湯之前日之慙今日之
光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取彼凶殘春秋書法取看言易也今見以至仁伐

至不仁、其取功亦易也。所以曰取。蔡氏釋于湯有光、與朱子孟子注不同。極為發明。融堂亦與蔡氏同。

最哉止永世 馬森曰。一德同以救民為德也。一心以誅暴

為心也。

此節屬讀典。孟子所引不合。恐有闕文。誤字。不敢強解。姑沿本注可也。

泰誓下

時厥止六大師蓋殷西伯之軍制。然記載無徵耳。蔡傳

徵

以周禮律之。左矣。

後案六師只是衆詞。不必拘為數名。假以周禮言之。軍是一万二千五百人。師是二千五百人。則六師共六軍。

多少固不同耳。

王曰止千民 林之奇曰。天有顯道二句。但謂天道之於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代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典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辭有詳略爾。

削朝止天罰 注引史記列文傳難信。不必引。

鄒季友曰。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斲音。典短同。非断

決之斷、音與燬同也。蔡傳既從孔云祝斷也、又云
斷然降是喪亡、是讀斷決之斷為短音矣。宜定從

一、

古人止頭戮錢時曰、此節專主一讎字、武王前面都不及
賞罰、至此將臨敵、不可不知所勸戒、方正賞罰以
示之。

嗚呼惟我文考此時未追王、故稱文考。
予克止無良無罪就理言、無良猶言不勝任、仁之勝不仁
理之、當然成敗利鈍、任之者之責、此節不但見聖

脫一葉

夷之衆而誓之也、故下文特書王曰以別之自嗟
戎友邦以至微盧彭濮人直是逐一指名頭項各
使之整擣器械、悚然齊肅而始申之。曰予其誓則
其非誓西土也明矣。

及庸止濮人朱鶴齡曰、彼八國皆小國且遠夷也、不責其
會者、周家之仁、聞風自來者、八國之義、後世遂謂
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殆侈言之歟。周制見於王制、猶無八百國、況於夏商乎、不期而
會者八百、明以是侈言、注不必引。

王曰止

古人有言、蓋古之俚語、上之字如如字者、索

猶衰、

今商止
商邑

錢時曰、上文既言予其誓、於是復書王曰、以

明此下之勗誓辭也、武王此誓專以用婦言數討之罪、故首舉此古語以為證、王父祖也、王父弟者、同祖之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猶遺孤也、蓋父母亡而幼弱未能自立者也、不迪、不知所以訓迪也、禹數苗只是箇昏迷、湯數桀只是箇昏德、武王數紂亦是箇昏棄既怠之後事、顛倒、何所不

有、吁可畏哉、

惟字典是字呼應乃惟乃字如反字者惟字亦典下五箇是字呼應本文各件罪狀必皆有事寧今不可考注引列女傳可信

惟恭行
天之罰

錢時曰、一惟字甚嚴、謂我此舉非有一毫私意利於其間也、惟只恭行天之罪耳、

弗既止
西土

迓、典禦通抵也、要擊追擊、皆謂之禦可也、奔是奔散、不必做降人、

爾所

所弗二字、是要約為誓之詞、春秋間誓詞亦

必有此二字、如左傳所不典崔慶者、所不典舅氏
同心者、所不歸尔孥者、皆是也。其原蓋本諸此。

武成

錢時曰、自王若曰而下、辟無間隔、皆武王之言、所
謂識其政事也。小序而先儒不察、受命于周以前
乃史官所記事節、而王若曰以下皆述武王所告
群后之言、但見前者丁未庚戌等日、而癸亥甲子
之事、交見於後、遂疑錯簡文不相屬、未免以意更
次之、不得謂之審矣。武成者武功成也。

馬森曰、武成一篇、雖在泰誓牧誓之後、其所記之事、則有在於泰誓牧誓之前者、惟一月壬辰一節、是記其出征之時底、商之罪至神差、是歷記其告神之詞、皆泰誓前事、既戊午、即中篇、惟戊午、甲子昧爽、即牧誓之甲子日、四月哉生明、是泰誓後事、蓋泰誓歷記其誓師之節次、武成歷記其伐紂之始終、故以此篇叙於牧誓之後。

惟正月、于周錢時曰、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乃史官撮記代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

自周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於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諸家推曆以為此年二月為同、年二月為同歸來弗暇他及、且急、偃武脩文既偃武脩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於周廟、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功之成、蓋祀周廟、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時、邦甸侯衛亦未嘗不在、互書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典之更始也。

一月即建寅月、殷未改正也、不曰正而曰一者、正者王者體元居正之義、此時君臣易位、故不曰正

魄旁死 潘士遴曰、朔後明生魄死、如前月大、則次月初二日、魄死而明生矣、此云旁死魄、當在朔日、彙纂案、潘氏之說、因傳中如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之語而推言之、如是則即朔日也、後四月哉生明、即孔疏亦以為未必、非二日也、其說皆通、牛歸馬放呂祖謙曰、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閏、興邱甸之賦自不斂、

越三孔穎達曰、越三日庚戌、名誥云越三日者、皆

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

既生魄陳師凱曰、十六日為哉生魄、此言既生魄、未知的為何日、故止以望後言之、輯纂引陳櫟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

既生魄在丁未之前、而史記於此者、禮廟柴望是一類、以類記之也、諸侯受命另是一類、所以記於此也、如春秋編年記事、故於歲月支干、其序不可

亂、尚書本記言之書、故以類相從、不必以歲月支干為編次、猶後世史書有紀事本末之一種、
王若止
厥志李塗曰、追王之典、武王為之追王而達上下、則周公制禮為之大傳曰、武王事牧野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遂率天下諸侯、駿奔之執豆籩、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則是牧野帰後、即告武成而行追王之典、其所云柴于上帝、駿奔之執豆籩、正武成中駿奔執豆柴、望大告武成之原文也、是追王之典、武王為之不然、漢尚知王太公、豈有

武王定天下而不議尊親事、反出漢高下者、惟喪祭之礼、由追王而推、凡諸侯大夫士、上下通達以祭以葬、則周公實為之中庸有明文矣、人第讀中庸而不讀大傳、固不識武王之有追王。

鄒季友曰、凡九年崩、案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亥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曰文王癸亥歲始葬之命為西伯、則至己亥歲終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為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羑里之囚十年、亦與經世畧不合、

凡讀經湏要就本文細繹義理、斯為得矣、至如歲月支干先後、則古今邈遠、固不可辨識、即究知之、竟亦皆逐末之論、無益於義理、姑闕之可、

底商止
辛俾底字、古註以致訓、謂數盡商罪也、華夏指友邦冢君、蠻貊指庸蜀羌黎等八國、周不率俾、舉其實如此也、周不二字蒙至恭天成命句、融嘵此節無作神羞通為一欺、謂此節武王告群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

恭天正
大邑周恭天成命一句、宜連前節為末句、以肆予東

征為此節首、又以惟爾有神以下四句連此為一
節、如融堂所說為是、恭是恭待之事、幾之動也、玄
黃只是色幣耳、或說非是

惟尔正大定 惟尔四句、分明是祝文結語、宜屬前節

錢時曰、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告群
后以既渡孟津會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
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
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
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為

此奇計也、及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
會諸侯之類、至渡河之後、浸迫商郊、其勢又當有
不容緩者、若以為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却又陳于
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謂仁人無敵于天下、
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敵弊之言、或者遂疑
此書真有不可信者、則誣聖甚矣、

漂杵孟子列此、異本作漂齒、國策亦有漂齒語、齒
楯也、戎衣即戎服、謂甲冑、若璩謂甲冑外另有
戎衣、非是

乃反止 悅服

陳棟曰、萬姓悅服、實終結、乃反商政以下數
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此天下
為公而已、釋其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
者、繹箕子以下好惡典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
為民為公也。

列爵止 天下治錢時曰此革卻是告群后以今日施設規模、
正所謂受命于周也、唯食喪祭此一惟字當連上

下作一句看、猶言所重者斷乎惟在乎民之五
教典食典喪祭也、此皆武王自言今日之規模所
典群后綱維斯世者在此夫如是復何為哉、
正南面而已、故曰垂拱而天下治、言規模一定、我
但無衣拱手而聽天下之自治也、或者不察、以此
末句為武王極治之功、遂謂乃反商政而下皆史
氏所記、且自王若曰以後、歷皆武王之言、畧無
間隔、安知其為史氏所記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則是結上文伐商之事、大賚四海而万姓悅服財

結。上文久商政之事。垂拱而天下治。則是結。上文告。群后以今日施設之事。辭。肯甚明。初無可疑者。若謂末句为武王極治之功。則作武成時。安得便記此語。其不然明矣。熟玩而後得之。

位事之位。或疑御字訛。周官亦有莅事字。或謂位與立通。未定孰是。但釋为位階之事。則非是。軒字蒙到食喪奈。惟字宜為及字者。垂拱孔穎達釋謂說文拱斂手也。所任得人。皆称其職。手所無營下垂其拱。却是。

陳師凱曰。列爵惟五。愚案比列於邦國之爵也。若朝廷之爵。則公孤卿大夫士亦五等也。分土惟三。愚案此亦領於邦國之地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亦三等也。謂今內諸侯。

注兄弟陳師凱曰。長幼即兄弟。誤重書而遺用友。当改正。

今考定武成一篇。古人徃々疑其百錯簡。蔡傳附考武成。武成一篇。古入徃々疑其百錯簡。蔡傳附考定武成。文句非不順。然妄意变乱。實未見其为必

然、融堂各解從旧本為釋極是武英殿聚珍版書此篇志載儒臣小注曰案武成一篇先儒以為有錯簡自劉敞王安石朱子各有訂正蔡沉作傳載攷定新本而謂列爵惟五之上猶有闕文此錢時所解仍從注疏原本謂受命于周以上史官記事之文王若曰以下述武王所告辟后之言至垂拱而天下治畧無間隔盡闇錯簡之疑足補注疏所未備愚今以此說為定矣

尚書欄外書五

尚書欄外書六

洪範

注漢書漢書五行志傳會之說無足取者愚往年著洪範辨、諸傳會之說今雖不悉用之而其可取者、摘錄附於此可查也

吾嘗疑洪範箕子之言曰我聞在昔縣陘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歎、縣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而說者以帝為天以洪範九疇為洛書

謂洪範九疇原出於天也。今就其說推之，天意初欲界洛書於鯀，而怒其無功，遂不界之。迨禹興有功，則以其界於鯀者而界之於禹也。審如此則似天亦或有失其鑑，且真以是物與奪之如人事然也。非可疑乎？不但此也。是時帝堯儼然在於上矣，虞舜攝位在於下矣。使天必有洛書之可以界聖人也，何不界之堯舜而界之禹邪？賢者固賢，用賢者最賢。則禹之功乃堯舜之功矣，而天必界之禹者，吾不知其為何理也。而

况於初擬界之鯀，則不亦滋可疑乎？其以洪範為洛書，則昉自孔安國註。曰：神龜負文而出，而兩漢儒者皆無異詞。夫洛書見於易大傳，謂伏羲作易之所則，而大傳未嘗一言及洪範。洪範亦未嘗一言及洛書，斯知洛書洪範從來無當也。藉使禹觀神龜之祥，則何不公之天下、上告堯舜、下語稷契皋陶，又謹記之禹貢以貽諸後世，而必秘而私之於一家邪？且如漢儒所言，則龜背真有六十五字，似所謂天書者矣。虞夏之

除。意。豈。有。此。妖。物。恠。事。乎。漢。儒。孟。謂。禹。以。諸。侯。
一。且。陞。為。天。子。必。有。異。於。衆。者。而。造。為。此。典。故。
以。示。奇。特。殊。不。知。舜。以。匹。夫。而。受。堯。之。天。下。則。
又。懸。愈。於。禹。而。未。聞。有。天。書。之。降。也。抑。以。為。舜。
之。德。不。如。禹。邪。堯。其。意。欲。使。歷。代。帝。王。必。皆。如。
東。漢。光。武。受。赤。伏。符。曰。劉。秀。為。天。子。而。後。已。何。
其。誣。聖。人。之。甚。也。此。不。可。以。不。辯。節錄

吾。試。就。經。文。解。之。曰。帝。乃。震。怒。帝。者。堯。也。堯。極。
鰥。于。汨。山。夫。怒。而。後。殛。之。殛。之。者。堯。也。怒。者。非。

堯。乎。故。絀。之。曰。鰥。則。殛。死。則。帝。之。為。堯。又。奚。疑。
乎。然。則。洪。範。之。疇。誰。所。作。也。曰。蓋。堯。作。之。也。舜。
典。所。云。亮。采。惠。疇。是。也。箕。子。行。皇。極。曰。于。帝。其。
訓。謂。皇。極。之。疇。即。帝。堯。之。訓。也。夫。洪。範。帝。王。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其。疇。有。九。而。道。則。一。矣。非。聖。
人。不。能。作。之。又。非。聖。人。不。能。傳。之。鰥。之。不。能。順。
疇。治。水。堯。固。知。之。故。四。岳。之。舉。之。堯。則。拂。之。曰。
方。命。圮。族。至。日。試。可。乃。已。則。聖。人。亦。姑。舍。已。從。
人。然。九。載。績。用。弗。成。乃。怒。而。殛。之。迨。禹。嗣。興。能。

順疇治水、而後堯以洪範傳之矣、其不曰帝錫而曰天錫者、猶是天意也、非堯之所私也、天豈真以是物錫之云哉、允吾之所解、以經證經、不敢以他說掩之、庶其易簡而明白也、夫然後神怪奇特之說可息矣、萬錄

九疇之出於唐堯則前已辯之矣、遙傳至於周則未及詳論也、其曰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果指武王乎、偽作小序者既以為武王、而後諸儒皆以十有三祀與泰誓十有三年文合、遂以不措

一疑、是致誤之因也、愚謂王是紂王、商謂年曰祀、其称祀者、明；是商人、周史有何所憚而称祀邪、蘋端明沿旧說、謂箕子於武王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亦何誣箕子之甚邪、道果何道也、箕子義既不臣於周矣、而今何傳道之可云哉、道在彝倫外則已矣、果在彝倫矣、則武王滅殷而殷家親族自有義焉、得傳道而武王亦烏得訪向哉、愚故曰王是紂王、非武王、夫殷自湯至武丁、賢聖遞出、尺地一民無非其物、然紂一朝

而亡、其國雖有三仁之至親、力不能極、又不能
堯、則其為強戾而才力大過人者可知矣、因意
其初年必有聰明之称、至於晚一失道、則又必
逞其才力於不善以取滅亡、故當其初年訪箕
子時、箕子為行洪範以畀之、亦所宜然、既而紂
無道、背此大訓、徒存之於王府、而不復顧、後遂
歸於武王而已、蓋洪範九疇、堯本錫於禹、而夏
世寶之、及湯放桀、而收取以為治世之大訓、殷
因夏禮、因此訓也、至紂即位、箕子又行而付之

及武王代紂、則先入殷府庫、收取捧歸、以为周
家之寶典矣、周因殷礼、因此典也、顧命陳先王
寶器、赤刀大訓相配、先儒釋赤刀為武王伐紂
時所佩之刀、因此推之、大訓亦指武王所獲洪
範九疇、愚又申論之、洪範於虞夏之際、唯有
九疇之目而已、猶臯陶謨所載九德之目、至殷
季箕子衍之、然後疇類子目燦然明備、旣之義
易始有六十四卦、至殷季周初、而卦爻辭具焉、
然後義理昭著、謂之周易也、故左國諸書引洪

範以為商書因其所成也今編在周書者則重其所以歸也其原則唐虞而已遞傳之由蓋如此惟十有此箕子說見於前條

注引史記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蓋亦妄說不足憑信箕子所終不可知孔子稱為之奴為仁也而又
有封土豈仁乎

王乃言止攸叙明大祖曰惟天陰陽下民相悅厥居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悅厥居乃人君之

東天之陰陽者何風霜雨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

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陽也君之相悅厥居者何

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悅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之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典又豈天祐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相悅厥居明祖於擔當天下之意則羨矣然以語勢攷之仍蔡傳為允大意盖言宜知此天意而後任君師之職也左右而導之謂相合二為一之謂相悅厥居所該廣心之居止身之居住皆是以心

而言、如匡直輔翼是相、如親義別序信是忠、皆天意也、以身而言、如田里樹畜之制是相、如出入交友守望相助是忠、又凡使人各得其所者都是、相忠皆天意也、天有此生々之心、故为人君者、代天以行其道、乃其職分之所在也、然則旧解豈謂人君安之自若之謂哉、

彝倫即天叙天秩、惟皇之極也、九疇亦非人為、即天道自然之順叙、人君建極於此、推以及人、为九疇之叙、使人各不紊彝倫之叙、乃人君代天之職

如此而已、

箕子正說見於前條、圈外引孔氏諸說皆可採洛書
似叙

另有說載在周易擗外書

以天下典於人者、必并治天下之法而傳之、猶贈篋匱於人者、必并局鑄而付之、洪範九疇乃治天下之一局鑄也、帝舜以洪範界之於禹、則典天下之意可見焉、而先舉縣之不異者、蓋自禹之界而推之、以見其功罪之公、勿以文害意可也、

林之奇曰、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又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數、猶言天奪之監也。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猶言天誘其衷也。洪範之

書大抵發明彞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

初一止
大極

錢時曰、大抵觀此一節、當看此用字、然亦先明其次、而後方識其用、先儒往々主皇極為說、極居中以貫上下、然則何以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始曰建用皇極乎、殆不然、蓋自清濁分而五行已流行乎天地之間、成象成形、莫非此妙、有物之最先也、故初一曰五行、人君為天地萬物之主、其大

脫葉

誠不信出之昏、則是我不用靈矣、神安在哉、故次七日明用稽疑、質諸鬼神、固可以決疑、而驗人事之得失、則又有度徵徵焉、是故在君有此事、則在天有此微、度徵者、人君体咎之符也、豈可不念用之、念則克謹、不念則怠荒、其時其恒、其應如響、昭布森列、無非功已寧事、故次八日念用度徵、皇極者所以斂五福錫庶民也、如何五福一疇、又特于次九言之、蓋斂福錫民者、皇極天公之用也、然而有嚮有背、不能無福極之異焉、故五福則又嚮用

之使人知嚮此者有福之可慕、六極則又威之使人知不嚮此者有極之可畏、此皇極之教、欲天下之皆歸于中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疇妙旨全在一用字、九疇如耳目鼻口手足、用則其精神也、然五行不言用、或曰此造化自然之妙、不可以言也、曰不然、鯀涖之而五行汨、禹濬之而六府修、非用乎、蓋人君裁成輔相、無非參贊化育之妙、自敬用而下、皆所以用五行也、茲故不言用歟、必若禹平水土、則八政中司空之職耳、学者

當以心會、

程若庸曰、在天為五行、言其所自然、在人為五秉、言其所当然、厚乎人而為八政、言其利不言其弊、占乎天而為五紀、言其常不言其變、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以達其用、至寬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信乎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矣、

五行或釋為五氣之運行、或釋為五方之行列、運行之說近是。農字鄭玄讀為饌，所以訓為厚也。皇極之極，是極至無二，即是中也。漢儒訓為中，亦有理。六極似殛死之殛，訛為極，不然此皇極之極相侵。

一五行
止作甘水火木金，皆地體所藏而發見於地面者。土居中央而持載之，實此四者而其大用莫如稼穡。五穀以養人，故於土不言性，唯就其用之大者而言稼穡耳。蓋四者之性，其實皆土性之一偏，且

其於稼穡亦水以潤之、日以燠之、斲木操木，胃以金鉄為之耒耨，以供稼穡之用，則四者並為用中之用也。故書法亦與四者殊異，其意可見，鹹苦酸辛，皆偏味也。甘則中和之味，甘受和是也。承上文稼穡以及其味耳。本注微著之說可取，其餘拘泥，概可謂漢儒之餘唾。

二五事
止作聖錢時曰：聖門論學，大抵先謹視聽，而此則先貌言何也？蓋人主天下之所表儀，百官之所承，或自物之接于我者言之，莫先于貌，而言為次，如曰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厉、如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其序也、既接物、則有視、有聽、若夫思、則雖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地、而妙用未嘗息也、故五曰思、非思獨後也、自接物而反觀、由枝、派而探根源、而思為之主也、孔子謂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貌言視聽莫非思之妙用、名五、而寧、一豈真有先後之不同哉、貌者恭之謂也、不恭不足以言貌也、言者心之聲、順理而發、從之謂也、不從不足以為言也、視即謂之明、聽即謂之聽、

思即謂之睿、皆其性之自然也、人惟不敬意動而昏冥顛倒、五者皆繆矣、是故貴于敬用也、敬非外錄也、非能有如于其所固有也、不失其為貌耳、不失其為言耳、不失其為視為聽為思耳、敬而無失、日進無強、則恭不特見于貌、而可以作肅、人者心、純乎敬也、從不特發于言、而可以作又、人者事、無不理也、明理于作哲、而外物不能蔽也、聰至于作謀、而人言不能惑也、睿至于作聖、而六通四閑、純乎德、孔明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本自聖、本

無所不通、顧何俟于作哉。此所謂作、乃敬用工夫。
由敬用而後全此心之聖、故謂之作聖也。聖即謀
即哲、即义、即肅、即皇極、敬用五事、是建極寧用、加
處。

◎[○]狼宜做活字者、謂動貌也。思謂心之運用、不曰心
而曰思、亦所以為事也。此節雖次五行、而事則與
五行不相干。漢唐諸儒皆以五行為說、可謂牽強
矣。宋賢多破漢唐拘泥之說、茲猶未免其窠臼。注
前半截可抹、狼言視聽興論語視聽言動同思則。

心之運用、通於貌言視聽者也。若以易配之、則貌
為艮身、言為兑口、視聽為離目坎耳、思為震雷巽
風密令之氣、愚於易別有說。哲字注疏作哲、鄭季
友曰、哲之列爻、字與晰同、下當從月、從口非也。愚
案作哲似是、說命明哲寘作則、之哲從口、小旻詩
蓋傳洪範之學者、或哲或謀或肅或乂、亦哲從口、
湏查改。

三八政師林之奇曰、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
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

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婚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於農以備勤備之政、如御遂教閭之注是也、

○錢時曰或曰食典居教可厚也、刑可薄用乎、賓可厚也、師可厚用乎、曰厚于刑非醇法、教之所不及而後有刑盡之衣冠、垂之象魏、惟明克允、小憲大戒、所謂厚也、一流于薄則字アルカ申商韓非矣、厚于師非黜武也、賓之所不懷、而後有師、居而講閭、其孰相維、出而征討、以威不軌、所謂厚也、一流于薄則秦皇漢武矣、此八政所以貴于農用也、八政皆治天下不可一日缺者事、有次第故序有先後耳、非是理會一項後却人理會一項也、周禮六官八政皆具、

指

朱鶴齡引孔疏曰、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尽、故舉官名以義、史漸曰、舜總之凡官、周分之六卿、箕子列而為八政、名雖異實無殊也。見王柏曰、一部周禮只是八政、一疇、司空者食貨之職也、司徒兼宗伯則祀賡屬之司冠兼司馬則師屬之四五紀止歲月日星有一定行度、是紀綱在天、曆數測量其行度、是紀綱在人、合天人以為五紀。

四五紀止

皇極錢時曰、觀皇極一疇、又覆二百五十餘言、独

首提皇建其有極一語、畧不言所以建極用功者如何、及熟復深思而後知此疇非為君建極而言也、為歛福錫民而言、不然則皇極之建、乃天下國家之本、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在是、安得至次五而後始及之哉、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夫、然又八政畢張、五紀不紊、治具、曆法、種、有條、而後方可言錫福、若乃治天下無其具、正天時無其法、紡、擾、無知所定、則皇極之用安可遽施也、皇極、君極也、何君無極、在所以建用之耳、此言皇建其有

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正是建用皇極一句
注脚書言降衷、詩言東奐、衷即極也、奐即極也、同
有此心、同有此極、感物而動、因物有遷、始昏始差、
是故有賴于皇極之建用也、君建其固有之極、則
五福之權歛之在君矣、歛之在君而後用之以予
民也、夫五福即壽富康寧寧軍好德考終命是已、建極
即歛福也、教之保極即錫福也、夫歛五福錫庶民、
固皇極之用心、然亦惟是其民歸向汝極、乃典汝
保極耳、保不失也、民之中即君之中、民不失其本
旨也、

心、即是典君保極也、于猶於也、于汝極、歸向之謂
也、汝雖錫福而民心背馳不向此事、安能典汝保
極哉、下文具言人品教法之詳、無非又覆發揮此
旨也、

○有極之有、只是尊稱、典太字類、勿看做有無之有、
有極却是無極也、惟時亦是也、釋為當時非古
意、錫汝保極、言民之保極、本是君之所錫、故今保
其所錫之極、又以獻之於君矣、此錫字、上下通用、
猶酬也、獻也、民之錫保、所謂民好義而君事不庶、

之類

凡厥止
作極

淫朋謂沉溺酒色之黨、民淫溺人比德、互文

耳

錢時曰、惟皇作極、猶言、一惟其君之所為、典于汝極正相應、

凡厥止
之極

有猷是謀、慮中道、有為是加量、進取、有宋是操守、退守、汝則念之、念叶音狃、典守咎受譽、荅、皇則爻之、变汝為皇者、蓋亦互文、而字、易華卦初六、乃乱乃華、折中案引書此句云、而字、麗字也、下

而字猶汝也、此說近是、但上而字亦訓汝似無礙、時人、字兼指民人

陳雅言曰、好善見於色辭、所謂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取樂育、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於皇之極矣、

無虛止
高明、掌獨民之至微、不能自立者、宜加惠以養之、故曰無虛、高明、民之才智過人者、不可以其卑賤、而侮之、故曰畏、謂敬之也、蔡氏釋高明、為有位尊

顯者、而於下文高明柔克、則祚為高亢明爽、同字異解、非是。

人之止用咎全在使字上、無好德即是不于汝極。錢時曰、兩箇使字、正是皇極鑪治好德之機。正人孔氏以正直之人釋之是也、比段言凡人徒有能有為、而實行未至、則所謂能為、祇足以資不善、故使之羞其行、以叙彝倫者、本於皇之建極也。所謂正人即有能有為而羞於行者、其人既以祿富之、則方益羞於善道無艾否、則皇極未建弗能

使人之彝倫叙、而六親不和、時人其斯其力得幸可憫也、又其未歸化皇極者、則汝勿濫典祿爵、若錫之福、則是福非福、即汝用咎典之也、易所云負且乘致寇至、蓋此之類、此一段皆訖其責在皇極、汝弗能使已下宜別說起、注意連上、非是。

據毛奇齡二韻通之說、則声叶音尋、韋音姑、咎音巨、為一韻尚可查、

無偏無頗声不悞詔改為無偏無陂、丹府元龜天無偏無極、經義考載、新唐志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

寶三年詔文、苑英華亦載此云是孫逖代草、朱彞尊曰案顧氏所詮最為詳確上文引韻學義既通儀人音俄止典屬同韻明皇不曉事謂从頗則声不成文遂改為波徒見嗤於學者矣竊謂經文一

二字之改雖無大害然亦當復古本為是

錢時曰無偏無陂一節語承其作汝用咎之下所以極言人無比德之妙誠能無偏無陂即遵王之義矣不是無偏無陂之外他有所謂遵王之義下皆倣此

陳櫟曰六王字即皇極之君義道路即指皇極互
辭极韻耳

王文成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你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無偏無陂十二句六事並是工夫上說本體會其有極猶是着力歸其有極則自然而然化矣

曰皇極夏僎曰曰皇極曰天子二曰字皆箕子更端之次節

詩

吳澄纂言二言字並叶于斤切其訓三字叶平邑
是訓是行訓叶平邑行音杭

胡一中謂上訓字當作倫愚案當備一說

敷言蓋指上文無偏無陂十四句于帝其訓即帝
乃震怒之帝謂帝堯敷言即帝堯之訓遞傳如是
兵凡厥庶民四句言以敷言為訓而則之則而行
之子以近天子之光不然則遠也天子作民父母
謂教養以為天下王謂歸往言天子有教養之寧

然後可以為歸往之主也於此疇之末更着一曰
宋以詮皇極二字之義天子釋皇字天下王釋極
字蓋兼有責難之意蔡傳謂民之辭恐誤

六三至下二節邵宝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者三世也人也
地也世云者周礼平國亂國新國之謂也人云者
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也地云者中庸南方
之强北方之強之謂也

申時行曰玉食是四方九州所常貢者典威福相
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

三德是皇極陶冶人物之妙用也。皇極中陰陽具在、不見其迹。斯謂之正直。自其觸物應事、而見其剛柔之迹、故甚於世也。平康則只是正直之治而已。當彼強拂友之俗、則時出我剛以糾制之。控其過歸之於正直。又當彼變友之俗、則時出我柔以誘化之。極其不及歸之於正直。又沈潛之質不振者、則激厉而進之。高明之質、過允者、則優柔而導之。蓋三德並用、隨時迭出、以陶化一世。故三德為皇極之妙用也。惟辟一節、就平康之世、言福威即

賞罰也。玉食孔傳以美食釋、愚謂舉玉食以該其餘、如衣裳宮室皆在、臣之一節、就強變之俗言、人君宜建極用剛柔克之也。之字如如字音、側字無訓、於皇極條注焉不正典此同。先儒釋此兩節皆於三德無于係、故有疑為福極錯简者、愚今以平康強變分貼、庶乎文理如是、而線敍可通。

四
龜
止龜卜之法不傳、兆之為兩齊蒙驛克、不知其成何狀、但以文考之、水下注是雨、雲在上是霧、冥濛如霧是蒙、希疏不續如霰是驛、急逆打物如雹

是克、大抵如其^{斯力}、蓋應氣之聚散融結見此象、因以
卜之也、典兩賜燠寒風相類、但不必拘五行耳、古
本霽作濟、蒙作票、驛作圉、義亦同。

注傳說彙纂云、傳絡驛不屬、絡驛之絡、注疏作落、
而云落驛希疎之意、項氏安世遂辨此二字不同
意、然傳文云絡驛不屬、並非連屬不絕之意、則字
雖異而意則同也、意古落絡字通、故莊子落馬首、
以落為絡、而漢書藝文志云血脉經落、亦以落為
絡也、疏言兩霽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以蒙為氣

相屬、落驛為不相屬、其說亦有理、則蔡傳所云絡
驛、疑即以絡為落、作希疎之意、非連屬不絕之意

也、愚案孔疏落驛希疎之意、蓋謂希疎而未不相接屬也、

蔡傳不屬蓋亦此意、彙纂延誤

曰貞曰悔項安世曰、窮以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
之易、以爻^{爻力}占法、六爻皆不变者乃占貞悔、則不
止用二矣、

夏商占法未攷其为如何、當時有卦無辭、則字應
惟就内外卦占之、猶未有遇卦之卦、如周易占法
者、故本文貞悔、當为内外卦、

汝則止作凶

逢字、釅文引馬氏訓大是也、但連吉字為句

非是、逢是子孫豐大之義、四字句韻語、既從同強

叻、吉一字句、例典下文同、後案尚書撰異有此說、引李氏惇

在古動卜、故有大事卜小事筮、短龜長之說、蓋當時也習如是耳、其寧蓍龜同一理、何曾有大小短長之異、本文龜從筮逆、只是謂一從一違、龜逆筮從亦當、由此可知也、蔡氏謂自夫子贊易而蓍重龜書不傳、則憑臆矣、若此則龜書不傳、罪在孔子、殆乎不然、凡物之存亡係於數、假如禮樂亦不可

偏廢、後世樂書亡而礼存、是誰所為、非數乎、龜書亡而易存、亦犹是不必由孔子贊易也、左傳筮短龜長如匪可信、

八庚徵止蕃庭余芑舒曰、庚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五者以下、緊承曰時、以明休徵之為時、叙即時也、兩暘燠寒、凡只是陰晴寒暖、凡氣不必鑿為五行備者、多畜待用之謀、

日休徵止凡若若謂順應、兩暘燠寒、凡五者、地體中之天氣也、各中其節、謂之時、倚於一偏、謂之恒、人君能敬

五事。恆五紀。時發之於用。則中節之時氣。以類應之。是休徵也。不恆五事。不恆五紀。則失節之偏氣。亦以類應之。是咎徵也。人君所宜觀徵於此。以省念之。

曰王至
下三節 吳澄曰。卿士師尹不言省者。省文。
姚舜牧曰。家通上。下而言。

彙纂云。此王典卿士師尹所省分歲月日。亦是大槩。言其職之有大小耳。不可泥其詞也。且如一日間。暴風損禾稼。其凡則一日也。其所損則閏月典。

歲也。將屬之師尹乎。抑屬之卿士典王者乎。看來遇有咎徵。各不相諉究。之是無人不省。無事不省。耳。

前既參驗五事。至此則參驗五紀。時無易是休徵。時既易。易。咎徵。休徵。光大後小。以化必自上而出。也。咎徵先小後大。以亂必自下而起也。

庚民止
凡雨 往古星曆之學未精。故有此類之說。其寧星未嘗有好惡凡雨。亦地體之物。何曾干星宿之好惡。大意蓋借星宿以言治務之公平而已。勿泥

注軫星亦好兩

陳師凱曰此兩字誤漢志作凡

注西南入于畢陳師凱曰南字衍文漢志無南字

九五福至次節

人生大福莫福於壽故壽居第一、興極之凶短折又富以養壽故富次之、興極之貧又康寧謂身無疾心無憂宜次於壽富、興極之疾憂又攸好德考終命皆可以學造之故次之於末、興極之惡弱又考字無注孔傳訓成蔡偶晚耳六極極即殛謂禍也曰疾曰憂興福之康寧對而此則分疾興憂者康寧是天然無事故統言之疾興憂兩者

最切於身心故名舉之耳貪興福之富對而在疾憂之後者疾憂重而貪輕故次之於後惡是剛惡弱是暗弱皆可以學因之故亦次之於末歟

175
123
7

尚書欄外書六

